

山陽遺稿文

二

113
999
2



4 13
999
2

山陽遺稿卷之三

傳

節女阿正傳

余西遊筑過赤閒驛見其數十家瓦屋茅店依山傍樹烟火蕭條而已既而寓博多得聞驛有節女博多人松永子登為余說甚詳云

節女名阿正父曰七兵業農又釀酒家頗豐二娶妻皆先死各生一女節女後妻出也初七兵年五十讓其家於外甥七左而別營舍老焉及病篤聚其族囑之曰吾命在旦

賴襄

子成著

夕而無丈夫子，唯有二女，以累公等，願養嘉右，妻以長女。至於次女，待其長，妻之於長二，以承宗家之緒。嘉右者，其後妻弟也。長二者，七左之子也。親族相計，如其言，以長女配嘉右，使之子育阿正焉。阿正，天質穠粹，事嘉右，夫妻甚謹。嘉右性無賴，不事事，日與其村馬鬻，萬助飲酒沈湎，典義父所與田業，幾盡。親族交規之，弗聽。是時，阿正既長，長二亦弱冠，長二爲人質直勤恪，而連遇災患，產稍落，是以因循未成婚也。赤閒鄰邑曰勝浦村，村長半五，家甚富，爲其子源五擇婦，未得，聞阿正有才姿，欲獲之，會萬助因事來村中，語以其意，萬助心竊計，吾苟當此事，則借此翁

勢力，何欲不成，遂諾而歸，語之嘉右，嘉右大喜，欲不謀親族而許之。親族來誚，責其違舊約而規新利，嘉右患之。其明召萬助，語故，且曰：爲之何如？萬助曰：請謀之。愚兄道全呼道全至，畫策曰：本村長善次，與半五聯職親善，託以媒介，使公然來請，奴輩何能相沮也。嘉右大喜，使萬助潛往授意，善次許諾，偕來決議，乃呼阿正告之，說以利害。阿正默然不答，良久曰：諸君爲妾計，妾寧不荷，雖然，阿爺臨沒撫妾而許之二郎矣，慈心所屬，萬不可背，百事唯命，此獨不能從，淚與言俱下。道全等大怒曰：吾輩所說，不唯爲卿計，利於義父，施及吾輩，與有榮耀焉，舍此洪福，而慕落魄

之長二顛倒之甚嘉右又罵曰汝不肖此婚必有緣故意
汝已密與長二通也余必逐出汝二人阿正低頭不言万
助曰事已至此何必喋喋不如速涓吉納幣使善次閱曆
曰某日吉矣於是衆歡飲徹夜阿正向隅飲泣而已自是
梳粧皆廢家慮其有變更守之既而數日阿正忽洒然收
淚稍理髮醜面家意其改志防護寢解阿正乘閒沐浴裝
束入屋後炭廠以厨刀貫咽兩手據膝伏而死時年十八
矣義母方識覺其不在訶之隣隣曰近久不見二姐也歸
家周搜遇流血淋漓大驚嘉右時他適聞變馳至得遺書
二於傍其一以遺義父母曰兒初喪爺孃乃蒙覆育恩不

啻海山今段婚事已利父母又利諸親宜速奉命獨奈初
許嫁二郎近聞其生業漸落乘是時變而適他獨享富貴
是妾違遺言而負二郎也使妾不違不負焉則不孝於義
父母矣妾身遭此懼唯有一死奉事不終多罪万恕其一
以遺長二曰妾身許郎君不須更言近乃遭勸適勝浦納
幣有日妾不任悲愴昨託人欵說一切不聽所託之人亦
反來勸妾無復有一人贊適郎君者也妾於是殊覺郎君
可痛也饒使妾遂成不義之婚身披錦繡口飽肥甘獨何
面目見人乎義父謂妾與郎君通殷勤亦宜然之疑矣然
實未嘗伸一夕之情郎君所知也特思許嫁義重又欲有

辭於逝者、思彼念此、万愁纏心、所以自殘、真見憐察、嘉右
憮然、万助至、見其尸、竊罵曰、執拗女子、自造罪孽、豈能成
佛哉、遂告之善次、善次懼禍、教以狂疾、聞賄郡宰、事得寢
不問、實享和辛酉十一月也、物論囂然、而莫敢上聞、其後
十有八年、本藩儒臣竹田器甫嘗因臨館試詩、以節女詞
命題、自賦長韻、悉敘其事、藩侯閱詩、心異之、因密詢中外、
疾生母賢而有惠、其所隸小婢、赤閒人也、呼而近之、訪得
其實、語之於侯、侯遣吏廉問、遂奪兩村長職、追咎當時郡
宰以下、黜罰有差、賜節女家白金、使存卹焉、以旌之云、
外史氏曰、嗚呼、烈矣哉、阿正之爲其夫也、而推其爲心、亦

可憐矣、彼其生長荒山、破驛間、何所聞見、而其辨榮辱之
分、如是其明、何哉、蓋亦有不忍也歟、余多聞都邑婦女、爭
託身富貴、以貧爲恥、相聚而語曰、某適某公矣、某嫁某君
矣、或曰、某當適某、改醮於某、轉禍爲福矣、嘖嘖然、艷慕其
榮、而至結髮、偕老之情、槩乎不省、至與倡妓同見、而不自
知其爲辱也、婦女猶可恕也、乃鬚眉戟張、豪傑自許、而有
愧於茜裙荆釵之人者、多矣、則何尤於邑人之以阿正爲
顛倒也、男之委質、與女之笄字也、等耳、余嘗檢筑紫野乘
近古雲擾之際、武夫健將、朝事立花、暮歸大友者、比比皆
是、甚則觀其旗幟精彩、以卜去就、視去其君、如驛舍然、噫、

山陽先生遺稿卷三
何其無情也。故夫所謂忠臣無他，有情於其君也。孝子有情於其父也。而節女有情於其夫也。唯夫有情，是以不忍。以其不忍，故能自忍於死生之際焉耳。余烈其節而悲其情，作阿正傳。

阿雪傳

阿雪者，大坂俠女子也。大坂爲豐臣氏之墟，風氣雄闊，人尚任俠，多以俠著者。女子而俠者，獨阿雪。阿雪爲長堀豪賈女，妾出，幼養於三好氏，亦富商，養男，欲與之配。阿雪惡其尪羸，不肖也，因誓不復迎婚。旣而義父死，阿雪當家，性有俠氣，不事生產，學書及画於柳淇園翁，又學擊劍手搏，爲人白皙肥大，有膂力，常從二女子，曰阿龜，曰阿亞，皆拳勇。阿雪甫十六，而二女皆韶齡，無賴少年，見諸途，戲挑之，輒目二女，搏而伏之，往往不能起。南郊蛇兒阪，當時甚荒僻，雖晝日，人莫敢行。阿雪嘗徑焉，有二偷兒，要之，欲攫其

佩擊什而過，因是一時喧傳，人物色避之。阿雪既無夫，欲爲仕女，得觀禁內，以善書，爲長橋局女史者五年，頗諳宮庭故事。既歸，薙髮爲尼，居天王寺側，月江寺嘗以生母衣號菊水，所服皆用此，遂稱楠公正成苗裔，又以姓三好系出於長慶，於是自撰法名曰正慶，常穿白色法衣，仍與前二女輩遊戲，寺嘗開龕，士女群詣，會天俄雨，正慶買傘千餘，人給一傘，頃刻而盡，又嘗就寺大爲法會，延伶官張樂，齋供豐備，或問何故，對曰：我家關白秀次二百年忌辰耳。又竊捨金于方廣寺，曰：爲我弔豐臣大閤，其任誕類此，久之產稍落，築室難波村，老焉，買一棺懸之門，日會客飲酒。

一日冒暑出，死街上，市人皆識是正慶也，爭告其家，寄尸平昔所買酒家，而斂以其棺，埋于幽泉寺，得年七十五，墓石雕爲雪及龜，與嵩石狀，今猶存在，蓋二女亦合葬云。外史氏曰：阿雪，世所稱小萬者也，同時南曲有歌妓善尺八，有呼者，輒爲女郎梳裝，插笛于腰，以往，當阿雪俠名噪都下，至劇者演其事，不敢斥名，以其母名萬，呼以小萬，扮用南妓樣，因是訛傳，画者寫真，又依之云。嗚呼，阿雪不屑爲尋常婦女者也，而况混名媚人之倡妓，使或聞之，吾知其瞋目唾罵也。世之真假淆亂，多如此者。茶山翁得梁蛻崑先生贈阿雪詩稿，珍之，使余爲之傳，因得覈其事。夫阿

雪之事不可以爲訓也。然當其時有婦女而丈夫者矣。今也則有丈夫而婦女者矣。余於是。有以卜氣運之盛衰。爲可慨歎已。

百合傳

東山在京師。爲最佳麗地。每到花時。綺羅雜遝。絲肉嘔啞。墮珥遺簪。相望於逕。而葛原最稱歌吹之海焉。

外史氏曰。余誦慈鎮風葛蕭騷之詠。未嘗不歎今昔之異。又怪彼秀麗所鍾。豈無才貌俱秀。增美山水者。而徒見粉黛成陣。衣香扇影。與霞彩相亂而已。蓋嘗聞之故老。葛原之歌樓舞榭。夾路而起者。四五十年前。未至如此。寶永中。有女子阿穀。作茶肆于祇園華表南側。喜作國詩。好事者。哀之曰。穀葉集。阿穀養一女。曰百合。二女皆以才藻名聞。公卿閒。冷泉黃門殊眷。遇之。至召見之。而百合之事。最有

足傳者。

百合者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江戶人也。為人明慧，絃索鍼黹，一見輒解。既為阿穀所養，習其母所為，喜好吟咏，日著茜裙，捧茗供客，而偷閑輒手筆研花香，鳥語隨觸入題，性不甚裝飾，而天姿娟秀，潔白淡粧，常服楚楚動人。過者無不畱連，都下貴介豪富子弟多屬意者。少年自喜者，或傳粉顧影，以求當其心，百合不顧也。百合有所素暉，德山某者為幕府士人子，爽俊人也。因事流寓都下，落魄不能自活，百合為之傾竭心力，因得不乏。如斯者有年，有孕，生一女，情好益篤。會德山氏宗家嗣絕，族人議取某繼之，乃使

使者齎書來迎，某乃欲與百合俱歸。百合辭曰：妾與郎君綢繆十年，一旦萍離蓬斷，極難為情耳。顧郎君畫錦攜婦人以旋，恐招人指目，某固要之曰：吾飄泊客土，得不遺溝壑，以致有今日，皆因卿力。今一旦富貴而遺棄糟糠，余不忍也。百合固辭曰：妾忝過愛，寧不踴躍欲從，所以不能奉命者，抑郎君承重宗祧，當選良聘，儷路傍花柳，何堪攀折。即奔從纏綿，不唯玷辱郎君，施及祖宗，妾深懼於心。饒使憐充側室，風波中起，牽累郎君，是亦妾所逆憂也。妾日夜籌之熟矣，則一日之訣離，所以全十年之恩情。郎君珍重，妾生死自此辭矣。幸勿復以妾為念也。某不敢強，乃欲攜

所生女去，百合曰：郎君少壯，更伴新人，前途多福，不患無成行。遶膝之樂矣。妾既辭郎君，誓不見他夫，獨守青燈，賴有此一塊肉，見此猶見郎君，并之附去，何以消日。某遂舍女而去。百合自是益自脩潔，一意撫養其女子，母執箠，相依爲命。女稍長，又有才情，名曰阿町。百合常謂之曰：汝父，士人也。汝珍惜其女兒身，勿自輕視也。常欲爲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有池生，又住葛原，賣書畫爲活，貧不自給，人皆易之。百合獨心奇之，終以女與之。女又習其夫所爲，頗解繪事。夫妻終日，伸帑舐墨，以琴酒自娛。釜甑生塵，晏如也。百合視而喜曰：吾事畢矣。無幾，何病死，後數十年，有一士

人自關東來，問池生，置其儻從而入，會生他適，獨妻在，出應之門。士人問曰：夫人，池君之室乎？妻曰：然，則吾與夫人爲同父異母兄弟。吾德山某之子也。吾欲與夫人相見久矣。山河阻絕，徒有神馳。今幸因公事來此，得遂宿志，請自今數相往來，以敘匪他之情耳。妻曰：妾亦聞此於亡母矣。然亡母誠妾，慎勿相通問。今雖荷厚意，不敢違遺命矣。士人失意而去。池生後終以書畫成名，海內稱大雅先生。先生之配玉蘭，與之齊名。人比之伯鸞之孟光，實爲百合所生。百合有遺集，與穀葉並傳。余友奧道逸，獲百合自書散稿，其書灑落道逸，猶其人云。

山陽先生遺稿卷三
外史氏曰、余數遊東山、東山僧月峰爲余語百合甚詳、余初知百合爲才藻女子而已、焉知其有識有節、又具知人之鑒也、余視今之富兒俗漢、浮慕大雅之名、爭購其筆墨、使此輩遇真大雅、當面錯過耳、誰如百合之識之於風塵中也、如百合者、可不謂奇女子哉、余恐後人以百合與今之倚門賣笑者、同年而語也、作百合傳

高山彥九郎傳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畧通大義、爲人白皙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餽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爲、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卽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贐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

山陽先生遺稿卷三
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踴不可行患之
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踴可踴凹處而過其人蹶
起竝呼曰誰踴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
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
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
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
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
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
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
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欄笑曰止焉正之

喑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返乃寢
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
轉述之於人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
已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
指示之卽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
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
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
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爲幟樹
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
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正之游道極廣

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戾與政路者，兩童子穿澣濯衣袴，褶饋食甚謹。戾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遂巡。戾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戾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爲世所重，而直己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游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荅。曰：「吾館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尸，何辭荅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荅。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掘

刃深入尺許，卽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旣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聞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爲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

疑爲不軌之民，寃矣。予故畧敘所聞如此。

此處有若干行非常模糊的垂直文字，可能是另一篇文稿或印刷錯誤。

古川翁傳

古川翁，備中人也。個儻有大畧，喜地理學，學無所承。少小浪遊海內，抵奧羽，渡鰐浦，窺蝦夷，究筑紫薩隅，至鬼境界，其間雖攀鳥道，涉洪波大濤，重繭饑困，舟殆覆溺，沒自若也。寫山谷形態，隆然窪然，及所眺覽，樹如薺，波瀾如織狀，如工畫者，尤喜尋近代戰爭之跡，觀其攻守勝敗所由，以鉤股法，揣遠近高卑，不失尺寸，著圖說，鑿鑿有據，嘗罵世以兵名家者曰：此輩煮芋不辨熟否者，焉可施實用哉。寬政中，越侯當路，注意海防，親巡視關東諸港津，聞翁名，遠召致，欲有所詢，其子從往，及入見，又欲隨入，翁曰：何爲？曰：

大人平生與人談甚口今日宜自收斂翁啞然大笑曰使此公果聰明如所聞則吾雖萬脩飾一見洞視不能然而受吾欺又不足畏也既入隨問指畫應對如流侯大奇之尋受命釐正武藏五郡圖譜稱旨遂欲祿翁使人以意喻翁翁哂曰吾老矣不習折腰事直歸築室其鄉岡田村有一老松自號古松軒主軒外多種桃花杜門著書咏歌自娛門前一水架板爲橋平時撤之曰勿使俗物來淆我嘗謂人曰大丈夫生無事時已不能與彼盆玩富岳白山沼視太湖茅渚者相周旋已矣今世所謂薦紳先生不足供偏裨用以吾所識某某差可耳翁至六十三都諸名士爭

贈壽言翁卷而懷之往示於人曰一輩無用物可打疊入廼公隻袖中者然喜與儒人交聞其談論有會於心亦低首稱服翁長面脩頤語氣淡沈人望而知其爲偉人一画匠爲作肖像翁視而嘖頤曰未免帶酸氣何不爲大姦雄樣其任誕如此

外史氏曰余十六歲時翁來遊藝以與先人有舊來過手寫海內輿地及四鄰畧圖來贈於予且曰聞豎子頗可告語者願爲此學予時有疾不得時見而翁卽去余熟玩之與世地圖大異不画州郡界特示山川脈理畧署州名於傍而已余因此得識海宇大勢已而遊四方有以驗之及

作史且論事多所依據皆翁賜也而不得見翁詳聞其說可勝憾哉

碑

廣邑新墾碑

藝之東山勢彎環與海相出入農蠶稼居稻魚之利生齒之繁甲於諸郡而廣邑居一焉邑之水注海海口沙淤積成廣斥因而隄之以爲田鹹鹵沮洳漸化膏腴者數處其最新成曰彌生新田成於邑里正多賀谷翁宗親多賀谷氏姓平本貫蒲刈鳴支派來家本邑者二翁爲其一三世相承及翁富最於宗族翁嘗助其父闢田三區今役最大勅工於文化辛未二月之季告竣於其三月有閏焉爲日總五十九日役夫每一日率二千爲夫總十二萬人旣成籍其阡陌疆場之畧上於藩府得田三十九町有奇分

隸數家課耕勸作租額未立有命特賜一町於多賀谷氏世世勿有所與焉嘉其功也蓋他邑亦有墾闢者糜官錢鉅萬延以歲月纔能底成翁此舉出於己策取乎己貲未嘗有煩於官雖因其地勢或易爲力抑亦偉矣余自吾父已識翁省鄉之次過得相見翁足跡不出其鄉無佗嗜好獨以奉上濟物爲心自奉儉朴不類豪民所以能成此偉舉也翁請余記其事于石余以病廢仕放浪客土不能報涓埃於父母之邦視翁所成寧不慙慙然因翁以得不朽其隻詞於本土亦所自幸也於是不辭而爲之銘其詞曰

維潮與水日戰交綏非海非陸厥地棄遺爰疆爰理畚鍤雲飛非澤於家唯國之滋過潮延水祭土之神伐鼓鏜鏜百吏臨焉
公曰汝功錫汝一阡襲萬子孫莫之或刊彼汰弗思酒酒漁色失厥舊業新之敢得克菲乃食致力溝洫噫乃孫子視茲所述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西大寺因寺成邑舟船所輻湊在前備為一都聚著稱遠
近西大舊為犀戴相傳後鳥羽朝改之或曰不然足利尊氏東上時所改蓋武人
不識字認音濫呼或文檄副急苦其點畫稠密故從簡耳
寺安觀音像像造於天平勝寶寺建於寶龜之八年僧安
隆者遇異人兒嶋海中授以犀角曰投之水隨其所沈可
以興寺從之即今地是備前二水皆自伯作來南抵兒隰
其東者襟州治而西者帶寺波水衝齧日夜不休而基礎
屹然邑屋鱗次倚寺而宅者千餘家犀之戴焉非虛言也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西大寺因寺成邑舟船所輻湊在前備為一都聚著稱遠
近西大舊為犀戴相傳後鳥羽朝改之或曰不然足利尊氏東上時所改蓋武人
不識字認音濫呼或文檄副急苦其點畫稠密故從簡耳
寺安觀音像像造於天平勝寶寺建於寶龜之八年僧安
隆者遇異人兒嶋海中授以犀角曰投之水隨其所沈可
以興寺從之即今地是備前二水皆自伯作來南抵兒隰
其東者襟州治而西者帶寺波水衝齧日夜不休而基礎
屹然邑屋鱗次倚寺而宅者千餘家犀之戴焉非虛言也

山陽先生遺集卷三
當□烈公之汰諸佛場此在所不廢烏知非資其堅全以鎮壓方面也哉寺四更造最後壘石于岸益固其垠今寺主正翁又與諸檀越謀新作石門于南岸上柱桶梁楣皆石爲之而起樓架其上柱周丈有六尺高稱之取材近邑一柱載須舟二隻助費者七十有二人槩係邑人勦工於文化丁丑今茲己卯粗成巖立雄峙遠望可識自今而後凡舟船之上下者認焉繫泊高帆危檣群聚於慈雲之下不慮風水之患犀戴之名於是益實而邑與寺相須其稱益著可知也夫天平寶龜邈矣足利氏改寺名而降兵亂相踵宰備之士者更赤松山名浦上浮田數氏寺牒所紀

歷歷可指而寺獨依然如舊大士像一木片能閱千載之治亂况石門乎未可知其更歷幾千祀也余故不辭正翁之請而書其事于石亦將自託不朽焉爾昔蘇子瞻作蜀都大悲閣記謂其官四方未得歸而想見其處備鄰吾藝省覲所由余無官羈得以涉其處而睹其成寧可無紀耶遂繫之以詩曰

南海大士騎犀之背坐鎮斯邑經於百代維犀頭角斬焉其出其影照水罔兩逃逸角一而已折爲四柱猶之大士一身千手

玉堂琴士碑
琴士、姓紀、浦上氏、諱弼、字君輔、世仕備前藩、屬其支封內、
匠君、數役江戶、雅解音律、最善琴、偶見古琴、傾囊購獲、蓋
明人顧元章物、背有玉堂清韻字、遂自號玉堂琴士、琴士
常謂漢謠不入國耳、因欲被琴、以催馬樂、樂廢既久、取之
村野所傳、又考舊志、參互相驗、更得數曲焉、寬政甲寅、辭
仕、得肆志四方、初娶市村氏、先卒、有二子、選遜、於是攜琴
與二子、東遊會津、侯客禮聘待、改其廟樂、乃留遜仕焉、置
選江戶、而獨攜琴、漫遊東窮、與羽西至筑肥、最喜平安山
水、召選共居焉、日事遊覽、推髻褒衣、鬚髮鬻然、負琴而行、

玉堂琴士碑

琴士、姓紀、浦上氏、諱弼、字君輔、世仕備前藩、屬其支封內、
匠君、數役江戶、雅解音律、最善琴、偶見古琴、傾囊購獲、蓋
明人顧元章物、背有玉堂清韻字、遂自號玉堂琴士、琴士
常謂漢謠不入國耳、因欲被琴、以催馬樂、樂廢既久、取之
村野所傳、又考舊志、參互相驗、更得數曲焉、寬政甲寅、辭
仕、得肆志四方、初娶市村氏、先卒、有二子、選遜、於是攜琴
與二子、東遊會津、侯客禮聘待、改其廟樂、乃留遜仕焉、置
選江戶、而獨攜琴、漫遊東窮、與羽西至筑肥、最喜平安山
水、召選共居焉、日事遊覽、推髻褒衣、鬚髮鬻然、負琴而行、

雖士女雜沓處、逢倦輒憩、人環指目之、不顧也、衣必綿布、無副嗜酒、不多飲、朴器瓦皿、肴核隨有、醉則鼓琴、又寫山水、請畫者、以酒潤筆、輒欣然點染、氣韻高渾、猶其琴也、以文政庚辰、九月四日、病沒、年七十六、葬本能寺、而建碑于嵯峨、其所常遊也、所著有琴譜、及詩集、雜記、傳世、而琴藏於選家、選字春、琴善畫、遜字秋、琴解音、皆淵源於琴士、琴士自獲琴、行住坐臥、無不與琴俱、嘗爲人誤墮地、損其一角、卽痛哭累日、蓋以琴爲命也、故以自號、又字其子、琴在琴士亦在也、何以銘爲、而吾所以銘者、與春琴交久、其請不可辭也、銘曰、人邪琴邪、抑水耶山耶、山水之韻、寓於琴

而著於人、人雖亾耶、不亾者存焉、我我焉、洋洋焉、何病吾文之不能傳其人耶

Blank space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大塚鳩齋翁墓碑銘

伊丹之酒主乎醇釀一變而爲清淡峻冽者昉於鳩齋翁翁諱信雅字子明稱與右衛門老稱與助攝上野人富田氏養於伊丹酒家大塚探古君君娶住友氏生一女以妻翁翁性質直豪邁疎而不失嗜飲妙悟釀法屬家中微新造清醪曰泉川其名終大噪江都評伊丹者指必先屈於泉川佗名醞殆乎避席至或窺而擬之云文政己丑五月廿九日病沒年六十二葬于邑杜若菴側室一女養京人中村氏子配焉爲嗣曰信行信行請銘墓於余余雖未識翁而識泉川而親愛之久矣不可謂昧平生因不辭而爲

之銘銘曰、

水穀之精、合爲清物、造之在人、若泉始達、人如其酒、懦夫
聳骨、

箕浦東伯墓銘

予嘗寓備後管先生家、其門人有秋月藩醫之子、佐谷惠
甫、頗秀邁可愛、先生指而謂予曰、恨子未見乃父、已而乃
父士信來、相得甚驩、乃知惠甫之秀邁、肖士信也、士信有
豪氣、喜相刀劍、得長光者、所鑄寶刀、示予曰、此西海一將
所嘗佩、有故歸我、子爲我銘之、余諾而未果也、無何、獲疾
西歸、病漸篤、召見惠甫、自知不起、卻藥不服、以文化庚午
九月十八日、沒于豐前長洲之寓、享年四十七、葬於邑之
妙滿寺、以弟生民承後、云、後三歲、余客京師、惠甫來見、請
銘其父墓、告以平生所履歷、曰、僕父諱順、士信其字、通稱

良山後改東伯本貫筑前林田人爲箕浦氏幼喪父弱冠
來秋月養於佐谷氏配以其女東遊京師學醫於和田翁
既歸成婚生一男乃僕是矣已而喪偶又自知其性不堪
羈絆也謝其義父以佗人自代以次及僕而自復箕浦氏
出遊寓備後三年多請治者復適京師和田翁欲養爲嗣
賦一詩辭之去遊江戶以生母齡老不欲久遠遊歸寓赤
馬關請治者蟻傅爲妬者所毀去寓長洲娶溝口氏又生
一男曰竹次卽久之攜妻孥遊伊勢其歸也得見先生也
臨終謂僕曰曩以刀銘託賴子是不必復相煩煩以吾墓
銘予謂知士信者莫若管先生士信不敢請焉耳然管氏

兄弟集各有送士信詩所稱述頗悉足以不朽士信又何
以余文爲至於刀銘余已諾於士信矣雖士信有言不敢
不果乃今而後作刀銘以附古人挂劍之義雖然銘刀所
以銘士信也銘曰

百鍊之鐵工精器珍截妖斷邪可以防身脫室而飛所
至吐光非如鄭刀遷地不良中道鋒折化歸黃泉雖乃
沈埋其氣衝天

山陽遺稿卷之三 畢

山陽遺稿卷之四

賴襄 子成著

碑

北村孟溟墓碣

美濃人學於我者其才皆可育育而各有成其可有成而中道斃者北村孟溟是也孟溟生穎敏髫齡從後藤世張受句讀能讀舶來書無和訓者課之詩有奇語勸之就我學又學醫於河越氏來我塾不過月一再所作史論立意超卓行文明鬯詩雖不甚刻意能言其所欲言吾望其有成也己而數月不來今聞其獲疾歸其鄉岩手村死年僅

二十二而已。實文政丙戌四月廿日也。葬邑之東光寺先
塋。聞北村氏以農豪於閭里。寺亦其祖所建。有美竹佳樹。
環擁其北。而南則良田彌望。皆北村氏族有也。孟溟之疾。
請其父養病。讀書於寺。而不能起。云其父曰。維德請於世
張。及神田實甫曰。吾家自父祖。未嘗有讀書者也。今得此
兒。吾雖不知其才與否。聞諸君屢稱之。心竊喜焉。今則已
矣。或得賴先生之銘其墓。可以慰兒志。而吾亦可以忘憂
二人因來請。且曰。孟溟學醫。非其志。不敢違父也。及病篤。
父來。猶勉言笑。嗚呼。吾惜孟溟。惜其才而無年也。今聞其
有至性如此。可惜更甚。悽然成銘。銘曰。

美其貌。粹其神。而薄其氣。之分。天賦之有縮與伸乎。平疇
交風。良苗懷新。有秀而不實。如若人乎。

交風身苦則憐亦然而不實以爲人
其物而後其原之公天相之本淵與中平

小野櫟翁墓碣

余少小從父聞備中有拙齋先生者而其傍豪農有小野氏宗族寔繁己未歲入京路由備中過長尾村宿小野櫟翁家翁亦嘗從先生者子弟扶之出意甚愛客而不屑屑待遇酒食隨有一委家人終日對談不數坐起余就寢夜五鼓眠醒翁復明燭摸索而來就余枕側理前話所言不涉凡俗獨於和漢之興廢忠孝節義之跡慷慨往復忘倦而時雜以諧謔余安而樂之甲戌省鄉亦宿焉歡如平昔至丙子忽聞其訃孤子孝卿葬之邑之堂山先塋以墓銘見屬吾常謂今世鄉俗好讀書者少矣好讀書而能不以

文滅質如小野氏者爲最少矣豈非翁所率哉抑亦拙齋先生遺風也余與翁交雖日淺相聞已久而相得如此當速應請而是歲余亦喪父在制三年己卯展墓歸至岡山孝卿與其叔泉藏就我館竝申前請因得詳其狀曰翁諱方字仲直通稱猶吉祖考諱寬正無男養侄爲嗣諱正竝翁其第三子屬二兄皆夭遂當家爲人和毅靖曠與人議論不合至形辭色而事過乃坦然御家人不咎小過不褒小善無他嗜好唯嗜書壯歲喪明猶使兒輩誦讀聽之逢澀滯處輒覆審析其義往往精當傍喜作國詩又善棋凹凸其子之脊以分黑白摸而下焉不愆一道黠客或暗亂

行試之未嘗受濫云配山田氏生二男一女長爲孝卿名務次男夭一女適藤井氏喪配繼以其妹生三男嚴佳令二女一夭翁沒於丙子七月五日實爲文政十三年年五十八翁雖喪明其優游和易宜享壽考而止於此何哉因銘之曰

唯昧於目故明於心壽雖歎乎子弟如林天之乘除誰道不均安此佳城利汝嗣人

廣江殿峯翁墓碣

廣江殿峯翁墓碣

赤馬關當西道咽喉海陸商旅所輻湊而廣江翁獨以文雅知名海內凡囊囊而東西行者自挾一藝以上莫不客於翁翁家不甚富而好推獎人卹其窮困余意翁風流自喜者及西遊往來主翁家然後知吾向淺翁爲人也翁汎容衆而其中有所鑒別自奉朴素性不飲酒日著粗布蔽膝雜奴僕理事暇輒與客對談笑揮酒客安之畱滯動經旬月而其妻子亦不之厭也吾聞翁嘗以孝蒙其藩旌賞事在享和癸亥蓋其仰事俯育一本誠實各有條理施及朋友無新舊皆得其歡心焉爾世學者浮躁無實以文與

事爲二途、甚至以好事廢務、敗產聞翁之風、可以警矣、余與翁別三年、而得翁計、實文政壬午九月六日、享年六十七、葬于邑興禪寺、翁諱爲盛、字文龍、號殿峯、通稱吉右衛門、有三男、長爲禎、仲爲尚、皆先死、季鐘、二女、長適中野氏、次在家、鐘嘗從余遊、今爲嗣、以書來請曰、先子在時、每言吾眼所閱、遍天下、而晚得賴先生焉、則先生宜銘其墓矣、翁善畫、多從學者、又善刻印、公卿侯伯、時徵其篆雕、世多知者、故不著、著其最大、而人不及知者、遂銘之曰、居商之衢、爲文之郵、不洩不流、獨勤衆愉、吾在翁廬、見賓友書、與米鹽簿、如懶祭魚、翁與吾別、書月一臻、催報如逋、

必得乃欣、嗚呼、可以知其爲人矣、人謂之敏、吾服其篤、所以使人不護、况骨肉乎、

此處為書寫欄，目前為空白。

渡橋翁墓碣銘

方今列藩皆有銀鈔如山陽一道數鈔錯行我藝鈔流通最廣然行之既久不無壅滯及其交換有司不時給銀是以富商相顧亦不冝置鈔鈔日賤銀日貴尾路爲藝大港船沽賈易皆資於銀而銀不足以運物文政甲申港長老聚議有渡橋翁決策請貸公庫銀自保以某月返納乃榜於牙場大收鈔給銀銀出厓十五萬兩而鈔價卽昂起私藏銀者四萃商旅開通公私共濟盡如翁所策褒賜銀蓋特典云翁有心計善斷其所籌畫人或危疑及見效皆服多此類也翁諱忠良通稱貞兵衛其先藝鳧郡人曰彌三

郎者據宮原砦因氏焉屬小早川氏有戰功後隱為民世
代不詳至考傳兵衛幼孤流寓尾路冒母氏渡橋貧甚翁
自童年為人僕役纔得生存既長主管一行鋪鋪三易主
翁拮据廿餘年未嘗失誼於各家主多其勞舉鋪業歸焉
乙酉歲七月十四日病沒年五十六葬于邑千光寺配細
谷氏亦賢助翁成家有八男二女長子茂兵衛嗣次榮助
為倉田氏所養一女適川北氏餘在家翁為人恂恂然而
其中精明沈毅沉容衆好為人救難賑困而口未嘗言故
雖狡猾難使者常效用焉而不能欺也臨終戒嗣子曰吾
所為在我可耳汝勿傲焉扣財不可常守欲守者非愚則

陋也吾特欲有積尺寸効涓塵於國而百不償一汝尚體
此志嗣子謂諸弟父所愛因請之處分翁曰是在汝及葬
會送者千餘人其為衆所畏愛如此邑橋本元吉嘗謂余
翁如蛟龍居池不得大展其才是或然也翁使其第三子
謙藏就余學以狀來請銘銘曰

訥而辨萬口皆瘖積而散厥量海涵市厥門水厥心其謂
若人歟有書填於胸無毫補於父母邦吾其無怙怩乎翁
哉

大倉翁墓銘

大倉翁墓銘

余嘗謂古豪傑皆善治產如馬文淵雖不遇光武亦能自
樹殖士之口經濟而不能自活者非實才也今聞大倉翁
事益自信云翁越後芝田人諱道貞稱卯一郎後襲父稱
定七其先京畿人來寓蓮瀉祖父時分田產於少子居本
邑即翁父也後視兄家落返其田曰吾可賈以計活也性
喜施而貧無以逞有二子長即翁次喜八住江戶翁於是
慨然誓必成富以逞父志日夜勤厲而父逝矣負券萬金
乃益感奮邑爲北地一都會多大賈每物價高下人人聚
議翁笑曰我寧以身不以口輒親赴其所驗虛實可取取

可與與未嘗遲疑而要彼我兩利曰知己而不知人者愚也遂至累鉅萬藩侯賜許謁然自奉儉素雖多僮指猶躬薪水至沒不改無佗嗜好野史使子弟讀而聽之辨與亾之由曰古英雄皆敦信義信義始於骨肉其弟窮且無子遣少子嗣助殖其產文化中越大饑饉死者多翁陰賑救之私語其子曰今而得成父志爾恨不使目之因泣天保庚寅臘月十九日病沒年六十九娶本間氏生十二子長男利安稱儀兵衛次旨次養於弟曰喜七五女其三嫁米氏乙川氏加茂氏其二贅壻分產一男二女天鄉人安田幹伯識余佐藤德裕學於余竝請余銘其墓德裕父嘗

謂翁商賈中之良將也惜不使據大都通衢則所成當不止此德裕亦記翁言曰人老當益厲精不當以貧富易節易節是率子孫汰也信乎其言之彷彿文淵也余則惜其才乏用之商賈而已銘曰
尚空談而不實試學所以棄也多議論而少成事政所以墜也吾安得起翁與語古今之異耶

漆谷翁退筆冢銘

高松漆谷翁寄書賴子曰：吾八十二歲矣，目矇耳聾，手足痿而未死，平昔未嘗禮佛，而喜吟詩，退筆山積，幾乎等身。自思此身未可埋也，而此筆可埋，欲先埋之于志度寺，寺主一如師，戒乘具足，而為吾文字交，故託焉。讚佛筆冢前，資我冥福，煩子銘之。翁意蓋曰：吾不禮佛，非不欲禮也，為此筆所擾，不暇禮也。八十年來，所為綺語，傳播萬口，罪業深重，必墮泥犁，是亦筆所為，而吾不知也。欲嫁禍於筆，使筆墮地獄，而自生天堂，為一如師者，不亦難乎？而吾將何銘之？抑吾聞受苦樂於身後，身死心在也，今此千萬頭筆，

己盡其心於翁其堆積者皆腐肉朽骨也擠之地獄亦所
不恤特恐翁之心亦在詩卷中長留天地間雖有天堂無
復可生也則師何爲邪雖然翁吟哦自娛非世嘔心肝以
求名者比故詩成槩不畱稿畱者此筆而已且當翁把此
筆沈吟也有既命意而停手者矣有半吐半含者矣烏知
其心之殘膏賸馥不尚在此中哉則師當讚佛於此而賴
子亦當銘焉銘曰
風花雪月隨手而結又隨手散歸於造物萬結萬散一因
汝筆藏汝於土先我之骨勿爲芝菌勿爲蟋蟀吐彩學吟
徒倍罪孽惟吾與汝懺悔於佛非敢必願其同成佛也

楠部子春墓碣銘

賀藩提封最於諸鎮金澤市司管其山海之利事務浩繁
雖市有宿老其專幹事者數員擇才望充焉有楠部子春
居其職歷事十二尹至有令凡事如金五郎所戒子春其
字金五郎其通稱也諱肇号芸臺父諱定賢本能登鳳至
郡農來嗣歸山氏後娶早川氏生子春幼聰慧三歲能作
字亂而讀書或言學無益於產父不肖甫十九父疾病遺
言曰吾祖本楠氏胤業商非志吾欲得人託後使汝復姓
成名於上國也家貧不遂汝其體我志子春自是益發憤
刻苦多來學者而痛節衣食終能興產成家如父所言造

父神主出入必謁父箱筐所藏弃物不忍移動開視輒愴然其自儉至單套一領終身不改作補綴狼藉而數恤人窮無所顧惜貧時庸書得紙盡以寫經後置書至府下無匹性強記精敏嘗承尹旨條理局內舊簿數百卷易於檢例書學歐法善擘窠大書潘侯嘗召觀作八大字縱筆揮灑墨瀋飛污近侍衣侯激賞稱善後再召則病作召其子邦勞問差劇賜金數片遂不起年六十一實文政庚辰九月廿九日也葬于野田山塋子春在職發宿弊祛姦蠹遇事敢言而簡靖謙和數建白旌孝義至躬訪察之人畏愛之及葬會者千餘人娶匹田氏生三男四女長男爲邦次

弼純二女適人餘天養豐田氏子爲嗣以邦別建楠部氏成先志也然子春不能迁居上國者上司倚賴不月遣也邦學於余來乞銘其墓銘曰

系出忠義才備華實跡微績巨利澤被物

山陽先生遺稿卷四
又申正七人
山陽先生遺稿卷四
歲辛卯二月廿九日見孔會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北條子讓墓碣銘

北條君子讓、慕唐陽城爲人、自命一字景陽、嘗徵余書其說、時酒閒不遑詳其旨、諾而未果、而君病沒於江戶、後九年、其子進之、寓昌平學、計建墓碣、來請曰、在先友、伊勢韓聯玉最舊、管翁嘗託之銘、未成、翁逝、韓亦踵沒、使翁在、必更託之於子、先人亦領之也、余與君同庚、又前後同掌管、氏塾、教余辭、君就如、代吾勞者、且進之在東、所識鉅匠、匪數、乃遠求於余、余寧可辭、况有宿諾於君乎、君諱讓、通稱讓四郎、號霞亭、又天放生、志摩的屋人、其先出於早雲氏、後仕內藤侯、侯國除、曾祖道益、祖道可、考道有、皆隱醫本

山陽先生遺稿卷四
邑考娶中邨氏生六男四女君其長幼喜讀書考以次子立敬承家聽君遊學入京及江戶學成一藩侯欲聘致之會聯玉來偕遊奧以避之又寓越後南歸爲勢林崎院長院藏書萬卷因益致漢博素愛嵐峽山水就其最清絕處縛屋挈第俱居囊研壺酒蕭然自適歲癸酉遊備後訪管茶山翁翁欲留掌其塾諮之父父命勿辭福山藩給俸五十口時召說書尋特召之東邨給三十口准大監察將孥東徙居丸山邨舍三年罹疾不起實文政癸未八月十七日享年四十四葬巢鴨真性寺君爲人癯而哲隆準眼有光嗜酒嵐神脫灑而狷介不苟合友於諸弟交友有終始至

一同醉之情或終身不忘而治己端慤不自欺嘗曰學無益於己與人猶不學也學主洛閩而輔以博覽患東邨士習駁雜授小學書欲徐導之未遂而沒尤善詩敘實而不俚使事而不窒清勁如其人有霞亭摘稿涉筆嵯峨樵歌薇山三觀及杜詩插注等配井上氏爲管翁姪生二女皆矢養藩士河邨氏子退爲嗣卽進之余重進之之請已敘吾所知又就嵐峽訪於其舊識僧僧曰吾驟往見其焚香靜坐不見甚讀書也作詩亦不甚耽吁乎君蓋欲自驗其所學者也其慕陽城豈非慕其雖求適己亦能濟物哉不然烏能舍其所樂而役役以沒也是可以槩君之心跡矣

銘曰、
處則孝友、出則忠盡、接物以和、行己也峻、唯不遇事、遇則必奮、展矣景陽、於陽是憲、天假之年、頽俗可振、

嚴山子文冢銘

嚴山子諱正武、字子德、嚴山其號、通稱主計、彥根藩士、眞壁氏之子、出嗣甄藩堀氏、堀氏祖杏菴先生、近江安土人、學於京、而仕於藝、子孫世爲儒官、住京、曾孫南湖、與從弟景山、分門給職、南湖曾孫君弼、無嗣、臨沒、養子德、子德塊獨、抽先世書、讀之、時遊京、儒間、最後來見余、余常傷無以報父母邦、得子德、大喜、相勉以實學、子德益發憤、誓振家聲、供國用、其業大進、庶幾有成、而一疾不起、實天保辛卯、七月十九日、年厘三十一、葬南禪寺先塋、而舊鄉同學友、收平昔文稿、及退筆、埋諸彥根、長久寺中、樹石焉、合辭來

請銘於余、余惜子德之無年、而喜其有友也、揮涕銘之、
琳珉厥質、昆吾厥心、而發之厥文、金纔聲矣、而玉未振也、
乃祖之鄉、距茲匪遐、魂乎尚相從、湖之厓乎、

山陽遺稿卷之四 畢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584